杜工部集

前半論文字後半敘時遇看他層次遞脉挽合之妙

杜工部集卷之十五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近體詩一百四十二首 居夔州作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後賢兼舊列。一云制一云利別本作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一作謝鄴中奇。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一作肯仍虧。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一作詞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

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劒。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士宜故山迷白閣秋水隱（一作憶）黃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江左 沈約謝靈運傳論降及元康潘陸特秀遺風餘烈事極江左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道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文心雕龍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綽許詢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

鄴中 江淹雜體詩序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

月支 何奴傳東□强而月支盛

8

秋興八首

因秋起興以發身世之感定有一篇首尾自成起伏頓挫之妙後人以意逆揣大夫作者之意矣

秋興 殷仲文詩云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潘岳秋興賦序云於時秋也遂以名篇

箋曰此詩舊箋影略未悉其篇章次第鈎鎖開闔今叒而言之玉露凋傷一章秋興之發端也江間塞上狀其悲壯叢菊孤舟寫其悽緊末二句結上生下故即以夔府孤城次之絕塞高城砧秋薄暮落日戟見南斗燈煙猶而哀猿號急杵斷而悲笳發蘿月蘆花淒清滿眼星辰遞變情景一時請看二字緊映每依南斗即連上城高暮砧當句呼應日夜夜如此朝朝亦然日日如此信宿亦然心搖南斗京華之思身與漁人燕子為侶遠則匡衡劉向之不如近則同學輕肥之相笑第三章正申秋興名篇之意古人所謂文之心也然每依北斗望京華一句是三章中吃緊關節蕭條歲晚身事如此長安弈局世事如此企望京華平居寤寐故曰百年世事不勝悲也夫下乃重章以申之蓬萊宮闕一章思全盛日之長安也瞿唐峽口一章思陷沒後之長安也昆明池水一章思自古帝王之長安也昆吾御宿一章思承平昔遊之長安也由瞿唐鳥道之區指曲江禁近之地兵塵秋氣萬里連延首章即云塞上風雲接地陰也唐時遊幸莫盛於曲江故悲陷沒則先舉曲江漢朝形勝莫壯於昆明故追隆古則特舉昆明曰漢時曰武帝正託指自古帝王也此章益感嘆遺蹟企想其妍麗而自傷遠不得見乃疊申曲江末句文勢了然今以為繫指喪亂則迂矣天寶之禍干戈滿地營壘俱在國西及郭令收西京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皆漢上林苑地在昆明御宿之間然城南故地風景無恙故曰自逶迤也碧梧紅豆秋色依然拾翠同舟春游如昨追緣筆於壯盛感星象於至尊非神遊化入夢迴帝所低垂吟望至是而秋興之能事畢矣此詩一事疊為八章章雖有八重重鈎攝有無量樓閣門在今人都理會不到但少分理會便恐隨逐穿穴如鼹鼠入牛角中耳餘義則更於分章下詳之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一作重）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巫山巫峽 水經注江上巫峽東逕新崩灘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偕嶺衡疑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孤舟 張溍曰時公攜舟以俟出峽

箋曰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宋玉以楓樹之茂盛傷心此以楓樹之凋傷起興也又曰江間洶湧則上接風雲塞上陰森則下連波浪此所謂悲壯也叢菊兩開儲別淚於他日孤舟一繫儲歸心於故園此所謂悽緊也秋夜客舍詩云南菊再逢人卧病公在夔府兩見菊花故有兩開之句舊箋指樊川故里之菊非也九日詩云繫舟身萬里孤舟一繫即巳辦故園之心矣所謂遠望當歸也以節則秋秋以地則高城以時則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別末句標舉興會略有五重所謂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公孫白帝城亦英雄割據之地此地闘棋尤為悽斷上白帝城詩云老去聞悲角意亦如此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查。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聽猿 水經注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

荆州記夔陵縣峽口山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多猿鳴至清遠

畫省 漢官儀省中皆□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涂地謂之丹墀

香爐 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晝夜直更于建禮門內臺給靑縑白綾被或以錦被帷帳氈褥晝通中枕女侍史二人潔被服執香爐燒薰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

山樓 張璁曰謂所寓西閣也

箋曰孤城落日悵望京華曰每依南斗蓋無夕而不然也石上之月已映藤蘿又是依斗望京之候矣請看二字緊映每字無限寂寥見于言外妙云已又過却一日矣不知何日得見京華也

又曰每依南斗望京華能令所謂截斷衆流句也孤城□斷日薄虞淵身里孤臣翹首京國雖復八表昏黃絕塞愴涼唯此望闕寸心與南斗共芒色耳此句爲八首之綱骨章動文叠不出於此聽猿奉使伏枕悲笳還夜□□莫可爲喻然石上藤蘿之月已映洲前蘆荻之花矣莫遂謂長夜漫漫何時旦

身留夔府日月
如流回首京華功
名不立不得不有
同學數人之望為
少年進用徒事
輕肥可歎

也細思請看二字又更是不變作見謫而變之之詞倚姬是
解此二字亟起須有力此喻老不忘君千歲而下可以相泣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一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
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匡衡 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

劉向九歎 序曰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

箋曰漁人燕子即所見以自傷也亦以自況也公抗疏不得匡衡而近侍奉官一斥不復故曰功名薄若劉向雖數奏封事不用而猶居近侍典校五經公則白頭幕府深愧平生故曰心事違也七歌云長安卿相多少年所謂同學者蓋長安卿相也曰少年曰輕肥公之目當時卿相如此

又曰山郭千家朝暉冷靜寫出夔府孤城也信宿漁人不但自況以其逕緣荻葦攜家嘯歌羈棲之客若有非如還汎汎者亦羨之之詞也九辯曰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以燕遇秋寒翻翔而畏懼也故以清秋目之燕燕于飛詩人取喻送別曰則繫舟伏枕而燕乃下上辭歸飛翔促數撩余心焉曰故飛飛者惝亂之詞亦觸迕也抗疏之功名既薄傳經之心事又違旋覩同學少年五陵衣馬亦漁人燕子之儔侶耳故以自輕肥薄之下一自字

曰衣冠曰異昔總曰變
甫曰江樓冷江閣
宮皆以身之所歷
曰故國故園曰京華
長安曰蓬萊曲江
昆明紫閣皆之
所思而實從此首
出之在此首見
所謂一飯不忘君
者也即此便是
八詩中本領

與還泛泛故飛飛翻倒相憑杜陵有斬

聞道長安似弈棋。依老夫心事推於長安弊相仍有感 百年世事不勝悲。一作堪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一作馳 吳作馳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弈棋 左傳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而不定乎 百年 杜有曰不及百年此其我乎 第宅 長安志慈恩寺本號國夫人宅其地本中書令馬周宅津陽門詩曰八姨新起合歡堂右相李林甫宅本衛國公李靖宅林甫死後改為道士觀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為嬖人楊氏廄矣及安史二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人謂之木妖 直北 謂隴右關輔間也 魚龍 酈道元曰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illegible]而降蟄寢于淵故以秋日為夜也[illegible]

箋曰長安似弈棋言謀國者如弈棋之無定算故貽禍于百年之後而不勝其悲也百年世事用杜有之言也王侯第宅指誤國之人如林甫國忠輩也玄宗寵任蕃將而肅宗信向中官俾居朝右文武衣冠皆異于昔時也所謂百年世事者如此

又曰肅宗收京已後委任中人中外多故公不以穀官僻遠憖置君國之憂故有聞道長安之章每依南斗望京華備見于此白帝城高目以故國養天

此蓬萊有神仙之盛王母亞閬苑無疑然甚似滄江感慨憂昔而不復出於京畢云觚也

波浪暎彼魚龍曰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滄江遺老奮袖屈指覆定百年舉棋之局非徒悲傷晼晚如昔人願得入帝城而已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照一作點朝班。

蓬萊 雍錄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岡以為基址形摧郅碣高五十餘丈左右立樓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倚欄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袍繡文武纓珮序立蕃□□長仰觀玉座如在霄漢識者以為自軒轅迄於隋未有如此之盛雍錄東內大明宮含元殿基高於平地四丈含元之北為宣政宣政之北為紫宸地每退北輒又加高至紫宸則極矣其北遂為蓬萊殿自丹鳳門北則有含元殿又北則有宣政殿又北則有紫宸殿三殿南北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而為蓬萊則山勢盡矣

王母 樂史楊貴妃外傳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唐人詩多以王母比貴妃劉禹錫詩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公詩云惜哉瑤池飲又曰落日留王母也

函關 天寶元年田同秀見玄元皇帝降于永昌街云有靈符在函谷關尹喜宅旁上遣使求得之高力士外傳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

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

官扇 儀衛志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大駕鹵簿儀物有團扇華蓋六寶香蹬大繖雉尾障扇雉尾扇方雉尾扇花蓋小雉尾扇朱畫團扇俾倪之屬會要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二宣政殿先列仗衛及文武四品以下於庭侍中進外辦上乃步自序西門出昇御座起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散臣以爲宸儀肅穆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見之乃請備羽扇于殿兩廂上將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給事中奏無事將退又索扇如初今以爲常

箋曰公詩曰憶獻三賦蓬萊宮此記其事也王母函關記天寶承平盛事而荒淫失政亦略見矣雲移二句記朝儀之盛日繞龍鱗謂聖顏者公以布衣朝見所謂往時文彩動人主也孫何方及拾遺移官之事

又曰此詩追思長安全盛敘述其宮闕崇麗朝省尊嚴而感傷則見於末句蓋自靈武迴鑾放逐蜀郡舊臣自此中官竊柄開元天寶之盛事不可復見而公坐此移官滄江歲晚能無三歎於今昔乎幾回青瑣追數其近侍奉引時日無幾也嗟乎西望瑤池以下開寶之長安也王侯第宅以下肅宗之長安也徘徊感嘆亦所謂兩章而共述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鶴。鶴通作鵠 錦纜牙檣

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夾城小苑 舊唐書開元二十年遣范安及于長安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長安志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經通化門觀以達南內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也

箋曰此記長安失陷之事也玄宗自秦幸蜀故有瞿唐曲江萬里風煙之嘆益玄宗幸蜀正八月也入邊愁并指吐蕃陷長安也歌舞秦中之地一旦淪毀則宗廟宮闕不言而可知矣

又曰開元中廣花萼樓築夾城複道自南內徑達曲江芙蓉園而御道[illegible]閉宸游絕跡故曰通御氣也祿山反報至上欲避幸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此所謂入邊愁也舊箋謂并指吐蕃陷長安非也珠簾繡柱指陸地府舍之妍華錦纜牙檣指水嬉權棹之炫耀芳江頭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此則痛定而追思也長安天府三成帝畿故丹鳳以龍興秦以虎視至有唐而□□長驅天子下殿不亦傷乎落句之意以為樂游歌舞之地逸豫不戒馴至於都邑風煙九廟灰燼而自古帝王都會遂有百年棋局之嘆也王仲宣七哀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廻首之言良可痛省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一作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

不從學處所以無
時而自發耳

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旌旗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蓋照灼涯涘余少時猶憶見之織女
漢宮闕疏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西都賦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石鯨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
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菰米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蘀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爲彫胡菰之有首
者謂之綠節沈雲黑西京賦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善曰水色黑故曰玄阯也趙注曰言菰米之多黯黮如雲之黑也蓮房
昌黎曲江荷花行云問言何處芙蓉多撑舟昆明渡
雲錦注云昆明池周回四十里芙蓉之盛如雲錦也

箋曰此借武帝以喻玄宗也兵車行云武皇開
邊意未已韋應物詩云少事武皇帝唐人皆然

又曰今人論唐七言長句推老杜昆明池水爲冠實不解此詩所以佳楊用
脩曰觀西京雜記三輔黃圖所載則知盛世殷富之景觀織女機絲四句則
知兵火殘破之狀此亦強作解事耳敘昆明之勝者莫如孟堅平子一則曰
集乎豫章之館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若雲漢之無涯一則曰豫
章珍館揭焉中峙牽女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
汜此用脩所謂盛世之文也余謂班張以漢人敘漢事鋪陳名勝故有雲漢
日月之言公以唐人敘漢事摩娑陳迹故有機絲夜月之詞此立言之體也
何謂彼頌繁華而此傷喪亂乎菰米蓮房補班張鋪敘所未見沈雲墜粉描

後四首指有所思
章末首追詠之懷
與總結落句八
詩之總結也 一
追思故國四首長
安皆昔時所不能
忘者故皆以昔之
狀與今比故國之望

蓋索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昆池水黑故賦言黑水玄阯菰米沉沉雲池水之玄黑極言其繁滿也用修言兵火焚燬菰米飄沉不收不已倍乎舊觀謂借漢武以喻玄宗指武皇開邊爲證玄宗雖興兵南詔未嘗如武帝穿昆明以習戰安得有旌旗在眼之語兵車行前後出塞諷諫窮兵者多矣安用於此中屢辭致譏豈主文譎諫之義乎今謂昆明一章緊承上章秦中自古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時則曰漢時帝則曰武帝織女石鯨蓮房菰米金隄畫沼之遺蹟與戈船樓櫓並在眼中而自傷其僻遠而不得見也於上章末句魁指其來脉則此中叙致穠叠琢鏤了然分明如是而曰七言長句果以此詩爲首知此老亦爲點頭矣末二句正寫所思之況關塞極天豈非鳳凰思滿地一漁翁即信宿泛泛之漁人耳上下俛仰亦在眼中謂余自有一畫

翁卿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晉作渼）陂。（一云紫閣峰陰入渼陂昆吾御宿自逶迤）香稻（舊本作紅豆一作紅稻新刻紅飯）啄餘（一作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遊（一作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御宿 羽獵賦序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昆吾地名上有亭師古曰御宿則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

京華者一付之苦
吟以見悲秋之况也

蓋宿舜相近故或云御著或云御宿三輔黃圖曰御宿川在長安城南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往來上宿其中故曰御宿紫閣南記東上朱坡憩華嚴寺下瞰終南之勝霧藹中紫閣峰紫閣在終南山祠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紫閣之陰即渼陂杜詩紫閣峰陰入渼陂是也紅豆沈括筆談及洪興祖楚詞補注並作紅豆咏鸚鵡粒當以草堂本爲正雲溪友議李龜年曾于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拾翠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箋曰此記遊宴渼陂之事也仙侶同舟指岑參兄弟也公詩云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所謂綵筆昔遊干氣象也公與岑參輩宴遊在天寶獻賦之後窮老追思故有白頭吟望之歎焉

又曰箋以爲思昔游之長安是矣今更指昔游之地謂亦連蹋上章而來蓋武帝建元中微行欸出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昆吾御宿北繞黃山周袤數百里元狩三年始穿昆明池以象滇河今詩昆吾御宿一句正指武帝所開戚南故地言自逶迤者蹋昆明池水言之謂不獨穿鑿昆明爲武帝之功凡上林黃山之間更衣禁禦建置靡然亦皆如昆明旗幟常在眼中也秦州自古帝王一句亦總若於此蓋事迄而重申亦章重而事別矣公詩如雞鶏之犀四面皆見故錯綜乎舉以告知者

8

詠懷古跡五首

此就峽中古跡言之然是借咏古以抒懷非專為古跡考証也五詩中感慨淋漓寄情無限

宋玉一悲明妃之怨一也假見術仰千秋之感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五溪 荊州記曰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溪故云五溪蠻元和郡國志辰州取辰溪為名蠻戎所居也其人皆盤瓠之子孫或曰巴子兄弟入為五溪之長今雨溪在州西次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東南熊溪次東南朗溪其熊朗二溪與郡近元水經注雖不同推其次第相當則五溪盡在今辰州界也干寶晉紀武陵長沙廬江郡□槃瓠之後後漢南蠻傳帝女解去衣裳為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illegible]書注云或作壁彤生六男六女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敘州臨辰五溪之南即古州牂牁郡界五溪諸蠻遞叛盜州四郡故先下代吳使馬良招五溪諸蠻授以官爵

庾信 周書信在周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辭曰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又云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

蜀主之雄才而不討盡孔明之用矣分北

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雲雨荒臺（選李注曰漢書注云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諷諫淫惑也）楚宮（寰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在陽臺古城內即襄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宋玉賦云遊陽雲之臺望高唐之觀即此也）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一作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一作愁）恨曲中論

荊門（郭景純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壁萬丈壁立赮駮虎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盤礴歸州志云左荊襄右巴蜀而施黔背金房大江經其前香溪繞其後樂史楊貴妃外傳昭君生于峽州故有昭君村）紫臺（李善注紫臺即紫宮也）琵琶（石崇王明君詞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于紙云爾）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一作寒）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

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殿今為寺廟在宮東

窺吳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石門灘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為陸遜所破走經此門追者甚急乃燒鎧斷道孫桓為遜前驅斬上夔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于此遂發憤而薨矣 永安宮 華陽國志先主戰敗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為永安明年正月召丞相亮于成都四月殂于永安宮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里許江山迴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頹墉四毀荊棘成林左右民多墾其中寰宇記劉備改魚復為永安仍于州之西七里別置永安宮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福一作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一作終難復

伊呂 張輔樂葛優劣論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蕭曹 後魏書毛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崔浩典論曰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

音節中句之盛慨歎聲情悲壯前所未有

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鄙之間此眾之下者可與論作為偶而以為蕭曹亞匹不亦過乎謂蕭貶亮非為失實此詩所以正浩之過論也

諸將五首

自祿山背叛天下軍興久為未定公作五詩以諷刺諸將也五詩意各有所指括盡當時用兵以來事情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漢朝陵墓 張載七哀詩云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抔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擄魏文帝典論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董卓傳卓自留屯畢圭苑中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

玉魚 韋述西京新記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驍突出高宗使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曰我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葬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隨坐病死天子于此葬我漢書自遺誤耳明奴因宣詔欲為改葬鬼曰出入誠不安改葬幸甚天子斂我玉魚一雙及發掘玉魚宛然棺柩畧盡

金盌 吳若本注云金作玉

漢武故事茂陵事本言玉椀拔漢武故事鄠縣有一人於市貨玉盃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光惆行疑漢武通天臺表奏亦云甲帳珠襦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舊注引干寶搜神記盧充幽婚事雖有棺中金椀與陵墓無與

北斗殷 英華辨證漢書有朱旗絳天杜云曾閃朱旗北斗殷則是朋也朱旗絳天閃見斗赤赤也本是殷字於顏切紅色也修書時宣宗諱正字武改作閃今既祧不諱則是殷字何疑左傳左輪朱殷

涇渭 郭子儀以利我不虞乃遣兵民奉天即此 二水在長安西北是春吐蕃請和地也 之地故首及之

箋曰此詩指漢朝陵墓以喻唐也宫闕陵墓並對南山有充耗也爲之盡而不能禁□□之人故曰千秋尚入關也祿山作逆繼以吐蕃焚毀沭巳殿墟有發掘之虞玉魚金椀借寄常墳墓之事以婉言之不忍斥張載七哀所謂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序言之而無諱也昔日玉魚才葬地早時金盌已出人間日昔日日早時言變亂倏忽不可常保也指西戎人犯之促數故日見愁汗馬指□□戎宫之煙焰故曰曾閃朱旗所以告戒長安之諸將者如此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水淸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三城 唐書神龍三年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候冰合而入時默啜西擊突騎施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以拂雲祠爲中城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援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呂溫三受降城碑曰跨大河以北斷匈□馬之南牧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遏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分形以據同力而守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掌涉河而南門用晏閉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驅神筆勒虎臧定保塞一隅之安空苦寒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城壘險固寇得凌軼或驟馬飲河而去或控弦俾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

回紇 祿山反范陽河北皆陷郭子儀以孤軍起朔方賊將誘河曲九府六□州部落數萬邀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走之回紇太子葉護自將助討祿山戰于澧上賊詭伏將襲我回紇馳剪其伏出賊背夾勝之賊大敗遂收長安新店之役賊陳出騎薄子儀悉軍追擒賊張兩翼包之官軍亂而卻回回紇望見即踰西嶺從後擊塵且至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官軍乘勝遂收東都出此觀之汾陽以朔方孤軍收復兩都皆賴回紇助順之力故曰嘗意盡賴回紇焉也肅宗即位曰朝廷草昧軍容單寡詔子儀光弼班師赴行在國威始振故帝惟依朔方軍爲根本僕固懷恩曰朔方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illegible]豪恩故吏今日翻然遠救朔方兵故知助順之功不獨在朔方矣

潼關 [illegible]

元年吐蕃度便橋上幸陝至華州豐王珙見上于潼關上至陝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曰若出兵藍田□必不敢東向自哥舒失守之後潼關之險與賊共之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連兵入犯踩躪三輔故曰□來不覺潼關隘也

晉水

一行并州起義堂頌我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霸府元龜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太宗生時有二龍戲於門外井中經三日乃冲天而去○龍涎猶闘晉水竒節李嶠所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也其威

嘆如此

箋曰當景龍之時張仁愿築城回腹中制其南牧猶以狼居胥瀚海稽首未空為恨不及百年而□□作逆回鶻助順堂堂中夏借力□□以資匡復國勢之寖衰如此邊事之倒置如此不亦傷乎是以悲潼關之失隘思唐堯之一旅勸勉河北諸將不應無韓公之老謀而以賊遺君父也往余沿襲舊聞謂責諸將不應借助於回紇當盜發幽陵天子西走汾陽提朔方孤軍轉戰遂北香積之鋒伏西嶺之却迴非回紇肸力會擊武出其背武出其後勝負未決兩都之收復未可知也當此之時能預料其怙恩肆掠逆而折之乎魏勃曰失火之家當先白大人後救火乎此切論也故苕渭岢謂書煩云云乃俯仰感嘆之詞非以是為謀國不滅而有所彈刺也有言末章二句屬勸勉汾陽之詞汾陽自栢州罷歸部曲離散承涼川罷下才數十騎館兒於朝恩亢振父曰豈惜少陵於此時借之可也後之可也又何暇於三十之旨把其短長乎新書亦謂太宗能用突厥而肅宗不能用回紇兔園書生不識世務鈔略論兩交談兵事如此類者皆可以一笑也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朝廷袞職雖多預(一作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袞職(後漢論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注彌縫猶補合也)臨邊(廣德二年王縉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曆二年領幽州盧龍節度又兼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軍節度)

箋曰此責朝廷之大臣出將者也將相大臣當安危重任不思何以歸職貢復封疆補袞職於朝廷供軍儲于天下如王縉者不過募耕勸農備承乎有司之職業而已曰稍喜者蓋深致不滿之意非褒詞也朝廷袞職思得中興賢佐如仲山甫以補袞闕非尋常諷諭之詞也

廻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一作不)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一作良)翊聖朝

銅柱 水經注昔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林邑記曰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新書驩王本林邑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明皇令將作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越裳 開元中用中官楊思勗將兵討安南五溪驩州等處首領思勗有膂力殘忍好殺積屍爲京觀所至立功

大司馬 唐書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上元二年拜兵部尚書詔羣臣于尚書省送上楊炎虛試受命宰相領廣平王俶大尉光弼司徒子儀尚書僕射晁兵部尚書輔國

總戎 至德二年九節度討安慶緒于相州不立統帥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名自朝恩始廣德元年改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程元振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充寶應軍使

侍中 應劭漢書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象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漢官儀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晉輿服志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毛黃金爲竿侍[illegible]中插左常侍插右[illegible]

箋曰此深戒朝廷不當使中官出將也楊思勗討安南五溪殘酷好殺故越裳不貢呂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所謂殊錫也魚朝恩等以中官爲觀軍容使所謂總戎也毁風喝雪皆天王之地只當精求忠良以滿聖朝安得偏信一二中人墮將帥之重任自取虜

概言天下諸將而末首歸到蜀中者亦以身居其地親切言之

噫乎肅代間國勢衰弱不復再振其根本皆在於此斷崇非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與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歸辰嚴武 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盃。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數舉盃 新書鴻漸入成都政事一委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翔雲錄載鴻漸出鎮至嘉陵江與從事楊崖州杜亞登驛樓望月行觴聯語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此云軍令分明數舉杯恭聞渡其目欲不事事也入京詩於嚴武云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則鴻漸之縱飲於發國之大以蜀中言蜀地險遠安危在人追思嚴武之功所以為當時任事者發志荒矣也然出羣之材豈惟蜀中是賴凡為將者宜知之

裳曰此言蜀中將帥也崔旰殺郭英乂柏茂琳李昌夔楊子琳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杜鴻漸受命鎮蜀畏旰數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讓旰茂琳等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主恩尤隆於嚴武而畏怯無遠略憚旰攜武反委以任姑息養亂日與從事置酒高會其有媿於前鎮多矣公詩標巫峽錦江指西蜀之地形也曰正憶曰往時感今而指昔也主恩則是而軍令則非昔人之三杯何如今人之縱飲如武者真出羣之材可以當安危之寄而今之非其人居可知也

公身居蜀中而屢刺出領之宗我故其詩指遠而詞文如此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

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草堂本云一作所向皆窮數餘生日繫船）亂離心不展，

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

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石（一作）樹（石樹也）圓。拂雲

霾楚氣，朝（一作川 一作潮）海蹴（一作蹴）吳天。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

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猴壘壘懸。

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

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

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

瓜時猶（一作仍 一作拘）旅寓，萍泛苦貪緣。藥餌虛狼藉，秋風灑

靜便開襟驪（趾 晉作）痾癖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

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豔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

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鄜督柏中丞筵聞梨園弟子李仙奴歌）弔影

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廄水莫帶因國羶（西京龍廄門兆馬門也渭水流右馬門內）

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蠆戮力

效（川作教）鷹鸇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

憶止戈鋋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國星一彗孛（川作闇）

黔首（川作[illegible]）遂拘攣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

王兆喜出于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

望鴻鴈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

數道里下牢千（鄭在江陵李在夷陵）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

尚書省沈宋欻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溼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凌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乃（一作尚）迍邅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班豐鎬秋蔬（一作疏）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迴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鷰蕭疏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緜卜羡君平杖偷存子

敬○𢈔○虛把釵鈚○米盡坼花鈚○甘子陰涼葉茅齋八○

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市暨音洎峽人目市井處曰市暨八陣圖市暨夔人語也江水

橫通山谷處方人謂之瀼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一云紫秧岷下芋

白種陸池蓮一作家○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勅廚唯一

味○求飽或三鱣○兒去看魚笱○人來坐馬韉○一云俗異鄰蛟室朋來坐馬韉

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稜音去聲

村依野廟壖○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

何如穩醉眠一作晝○誰云行不逮一作達自覺坐能堅○霧雨銀

章澀○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困學違

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

匡鼎○諸儒引服虔一作伏虔○不逢一作遭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

此復聞中興之盛以功名之事望諸公而許為漢陵之流活也

此復為通篇之結是所以感召者故以告諸而法以自寄其之意

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騁雲臺終日。晝青觴爲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菰。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眞詮。安石名高晉（鄭高僧得謝太傅之風）昭王客赴燕（李宗觀有燕昭之美燕尉之樣）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一作聽 晉作貉）雲寧在。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談交隨聚散。澤國遶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鑪峯生轉眄。橋井尚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凱丹青列。頭陁琬琰鐫。求香淡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一云平等 本離銓）

煮井
纂字記大寧監本夔州大昌縣前鎮溪井山衆嘗
鑿之中有鹹泉湧出土人以竹引泉置鑊煮鹽
燒畬
劉禹錫畬
田竹何處
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卧木叉竹枝詞銀釧金釵來負水
長刀短笠去燒畬舊注楚俗燒榛種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研畬其刀
以木為柄刃向
曲謂之畬刀
搔頭
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
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開元曲
長安志長生殿教坊唐紀曰玄宗置左右教坊於蓬萊宮側帝自為法曲俗
樂以教宮人號皇帝梨園弟子唐會要開元二年上以天下無事聽政之暇
于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太常梨園別教院法歌
樂章曲等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
北院其後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
常為人歌數闋座上聞之莫不掩泣而罷酒
龍廐
雜錄後苑有興德院禁
馬所在韋后入飛龍廐
為衛士斬首蓋自玄武門出宮入廐也
六典東都玄武門內之東曰飛龍廐
□□
□謂吐蕃陷京師也凶徒
□奴僕指安史將也始王楨
代宗初年也子敗嘗其幸陝猶所
謂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也
燥濕
廣絶交論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
燥濕變響韓詩外傳天時有燥濕
絃有緩急撫柱
推移不可記也
錦袍
褐集有山水袍袍賦其序曰皇儲監國餘辰
孝讓終宴有令以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
東郡
江陵漢舊縣屬南郡史記江陵故郡都
西通巴巫在巴武之東故曰東郡也
君平杖
益州記嚴橋東有嚴君平
卜處土臺高數丈也梁
嚴君平卜肆詩君平曾賣卜卜肆
荒巳久至今杖頭錢時時地上有
梨栗
蜀都賦紫梨津
潤樼栗罅發
三鱣
楊震傳冠
雀銜三鱣

一魚飛集講堂前注鱣音善臣賢按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顏氏家訓孫卿云魚鼈鰌鱣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久矣按楊震傳三鱣音善所謂假鱣爲鱓者也爾雅釋魚音知然反陸德明音義張連反卽黄魚也此鱣鮪之鱣杜詩所謂二鱣也蓋用楊震傳三鱣而兼取郭璞音釋未知當否吳曾曰以楊震事考之則云貽我三魚以辨誺說則稱鱣稱鱓皆未必得其眞也

馬鷀 孫鍾[illegible]事

蘇秦既貴張儀來謁坐于馬櫪而食之

雙峰寺 舊書達摩傳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

東道信北住蘄州雙峯山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贊寧高僧傳道信禪師從北廬山大林寺十年蘄州道俗請度江北黄梅縣見雙峯寺有好泉石卽住入山三十餘年蘄州東山弘忍七歲至雙峯信嘉付法衣實東山法門六祖得法于東山猶栖隱于法性寺後住寶林寺韋據命出大梵寺若辭入雙峯曹侯溪寶林傳云能大師傳法衣在曹溪寶林寺後挑雙峯咸淳中魏武帝玄孫曹叔良住雙峯山寶林寺左人呼爲雙峯曹侯溪儀鳳二年叔良惠地于大師自開元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爲雙峯和尚今按信忍二祖並住雙峯寺寺號東山故稱東山法門六祖遥嗣南自云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昔人云天台之佛隴雙峯之洙泗故所至可以例東山也然據寶林志及宋人僧傳則曹溪亦有雙峯之號今曹溪志闕此名者益失考耳詩云身許雙峯寺應指蘄之雙峯過暇宿四祖寺詩千林樹下雙峯寺亦其證也

七祖禪 鑒曰禪門自南能北秀兩宗分列二宗弟子各立其師爲第六祖而北宗遂尊秀之弟子普寂立爲第七祖李華大微雲禪師碑云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承謂之七祖中岳越禪師

記云摩訶七葉至大照禪師王縉大證禪師碑敘達摩歷傳至大通大通傳大照相傳如嫡嗣付法印大通即秀大照即寂也獨孤及三祖碑云能公退老于曹溪其嗣無聞秀公傳普寂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三是時曹溪頓門孤行嶺南秀公師弟兩京法主三帝門師帝王分座后妃臨席兩宗頓寂門守天淵至之之文可謂實錄矣開元來荷澤會公直入東都面抗北祖奪其敘之門盈而復虛天寶收復設壇度以助軍須能祖宗風於斯大振王維撰六祖能禪師碑云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問道於長年雖末後供樂最上乘會自敘六祖宗脉房琯作六葉圖序而後震旦六祖之傳始定公與右丞房相皆歸心於曹溪不許北宗門人踰秀而跳能者也故其詩曰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既曰身許雙峰知其不許度門矣七祖之禪門系之以求則知李華諸人亦敘大照七葉者固未可尅定為宗子矣張燕公南北兩事者也撰大通碑極處深廣而六祖之號闕如豈非南海一瓣香故有深意與房敘六葉公采七祖金湯護法之深旨闕可以參考也然上元遷徙之後貞宗般若宗風茂著水南弟子豈無援祖功宗德之議刊正祖門之統系者公其或以大鑒既沒佛衣不傳不應循北宗之例建立七祖滋宗門之諍論耶以門求七祖示置衣之徵旨與貞元十二年楷定禪門宗旨勅立荷澤為七祖劉禹錫送宗密上人歸草堂云自從七祖傳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門處集敘曹溪後系亦定以荷澤為首如洪覺範輩執知見料揀或非通人之所與也不能繁敘聊舉要以詢識者

頭陀 姓字英賢錄王巾字簡栖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碑在鄂州困學紀聞說文通釋以為王少

贈李八一作公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
六龍瞻漢闕一作殿萬騎略一作樂姚一作媯墟玄朔迴一作還天步神
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百姓免爲魚通籍蟠螭印差
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
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鴛鷺叨雲閣麒
麟滯玉除一作石渠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
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作除觸目非論
故新文尚起予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
幟經過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
問山館元訓杜杜公初屬幕府縈籌盤杜公謝謁合赴後期也山家蘂正鋤秘書比因青城山中台星入朝
謁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敭抗一作抗

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卿轂金
騕褭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鉤落恩波錦帕舒此行非
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旆一作斾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綿
疲井臼倚薄似樵漁乞去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
陵斜晚照潏水帶寒淤莫話淸溪髮蕭蕭白映梳

中補右 公於肅宗初拜左拾遺所謂中補右者必李秘書於是時官右補闕也中者右補闕屬中書省也上元初謂上之元初非指寄題草堂詩編營上元始也 姚墟 後漢郡國志漢中郡城固嬀墟在西北前書曰在西城帝王世紀云安康謂之嬀墟或謂之姚墟此指明皇幸蜀先至漢中也 朱虛 漢文帝即位先封太尉朱虛侯等而後封宋昌肅宗行賞獨厚于靈武諸臣公有笑公賞從臣之議而此又以朱虛爲喩皆微詞也 抗士卒 吳曾漫錄上林賦抗捏也吾官切言李方入對宜論扃中師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驚邊抗士壓老蓄莞案上林賦揚翠葉杌業莖張揖云杌動也音兀五臣作杭音兀論曰杭搖也講德論抗士亦同吳曾蓋取五臣音以釋此詩耳 井臼 爲衎傳兒女常自操井臼 倚薄 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一作天朝白帝。深水謁一作出夔陵。遲暮嗟為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一作旁起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為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一作隨朝肅。多才接迹昇。翠虛捎魍魎。丹極上鵾鵬。宴引春壺滿一作酒。恩分夏簟冰。彫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老兄眞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繼一作峽一作窟徵。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一作解。纖毫欲自矜。神融

蹤飛動戢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
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廻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年華
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
驂閣遠（一云潘安雲閣遠）黃霸璽書增乳竇（湘犬切有力也）號攀石儀鵾訴
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僧憑久烏皮拆（一作綻）簪稀
（一作帽）白（一作皁）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行（去聲一作幸又作倖）魚罾筯力交
彫喪飄零免戰兢皆（一作昔）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姹女
縈新裹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
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一作叛）必全懲政
術甘疎誕詞場媿服膺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澠（繩香二音）
（注云平生所好消渴止之）咄咄寧書字冥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

有青蠅

夔陵寰宇記峽州春秋戰國時並爲楚地故曰荊門虎牙即楚之西塞白起攻楚燒夔陵即其地荊渚記云夔陵郡居大江之上西通全蜀遂夔陵有安蜀古城在焉 家聲劉允濟博學善屬文與王勃早齊名垂拱四年奏上明堂賦則天甚嘉歎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詩云學並盧王敏又與滕部同事天后知爲允濟無疑 捎魍魎東京賦捎魑魅斮獝狂注捎擊也 驂閣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六安丞後漢桓譚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譚以數言事忤旨貶譴公以被房琯出爲華州司功故曰皆爲百里宰正似六安丞也劉孟與公同譴者不知其名 姹女參同契河上姹女靈而最神漢真人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注姹女即汞也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扈聖崆峒日。端居灩澦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雲臺宿。一作盡臺伯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

淒其柮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
磷緇病隔君臣議（一作讖）斷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扳劒
撥年衰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灑
亂支離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瀝
落丹墀先帝嚴靈（一作虛）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
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大體降
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
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一作休）兵鑄農器
講殿闢書帷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
荅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歛
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

雲夢欲難追，郎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一作義）堂猶集。
鳳正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
定，蜀使下何之。釣瀨疎墳籍，耕巖進奕棊。地蒸餘破
扇，冬暖更纖絺。豺遭（一作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逃
適越，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
反樸，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戴
勳業，凡百愼交綏。

雲臺 後漢蔡邕爲郎中書獨直臺上常被枕杜牧賢漢官儀尚書入直臺下 受遺 肅宗崩李輔國殺張后及越王係始引太子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始行監國之令代宗即位李輔國爲尚父宗臣切受遺指輔國也肅宗以丁卯日崩戊辰始發喪於兩儀殿宣遺詔故曰先帝嚴靈發眚紀實以示譏也 膠漆 吳若本注用兼甲事吳曾漫錄謂膚關兼甲也東萊注膠漆所以網了誅求之多則田父以誅求爲蟊也 蟊蝥 東萊注鐵蒺藜所以禦馬亦在市蒺藜於地而行人避之 總戎 東萊注總戎代宗也時爲元帥 西夷 謂代宗初吐蕃之禍 書帷

東方朔傳又常暮上書義以兵殺茂雲夢代宗初以僕射來瑱襄州節度使裴茂譖之瑱兵爲瑱所敗瑱入朝朝廷以瑱討茂有功是使閣情悉上帝引訟有司程瑱之罪明年不求與群臣通謀不敢譖瑱追貶八盡皆不刺史中官讒以瑱受賂下詔長流播州賜死其日言人則爲來瑱不復還矣代宗以詐殺瑱而壽鋒皆載此所謂雲夢欲幾追也集鳳蜀都賦曰議殿爵堂祭邕陶新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嘗聞有州臣疏論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駁議不合議異元龜宜以來漢詐欲求治當以赤觀爲元龜也蕭鄭蕭育等爲郎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豺遣王粲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楚指楚作盤樓戰也遊雎又選遊雎渙者擧潦觀之綵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雎水濉水雎渙之水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南宮後漢書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注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交綏左傳注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整遣戰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書說綏訓也又綏訓爲安兵書稱在進取卻言其退以安行師爲大罪故以綏爲名李商公曰綏六韜總也謂軍不戰但交綏而退猶云交馬而還也東萊注此兩句深叛大臣及諸將等功成圖像當以交綏爲戒勿輕使志之不堅而後可也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

東溪友一作交得錢留白魚。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一作蘭陵故驛樓爲問淮南米

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一作遊

西陵水經注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會稽志云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十二里謝惠連有西陵阻風獻康樂詩吳越改曰西興東坡詩爲傳鐘鼓到西興是也浙江通志西陵城吳越改爲西陵驛按白樂天答微之泊西陵驛見寄云烟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臺則西陵舊有驛至吳越始改西興耳 東游越絕書秦望東游之會稽水經注會稽山東有硎去禹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會稽志云晉宋人指會稽劉中皆曰東如謝太傅傳云海道還東是也公詩亦云東盡白雲求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一作侯今日南一作東湖

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洲一作州今鄭秘監審

秋瓜水經注長安第三門本名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又名青門門外舊出佳瓜是以阮籍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 袁州鄭審大曆中爲袁州刺史瓜洲必袁州之譌也 袁州張禮

遊城南記濟滈水涉潏泝原西望香積寺下原過瓜洲村注瓜洲村在水北潏水之陰許渾集有和淮南相公重遊瓜洲村詩淮南相公杜佑也注瓜洲村與鄭莊相近鄭莊虔郊居也審為虔之姪其居必在瓜洲村所謂每見秋瓜憶故丘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水部郎中薛據

沈范 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一文一詠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李義山詩霧夕詠芙蕖何郎得意初此特謂最賞沈范兩尚書 薛據 唐會要天寶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韓文薛公達墓誌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後山云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一云第二句作萬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校書郎雲卿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項一作編

鯿魚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味極肥而美襄陽人採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魚爲水族上味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是也

陶冶性靈在一作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一作覺陰何苦用心。

陶冶邵氏聞見錄少陵陶冶性靈存底物本於顔之推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陳作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右丞弟今相國縉

藍田唐國史補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立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源寺是也

相國金壺記唐王縉字夏卿二公名盛首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祖詠張說不得與焉盧氏雜記王縉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叩其兄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先帝貴妃今陳作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

櫻廚玉[illegible][illegible]悲白露闕

荔枝 唐書帝紀明皇幸驪山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唐國史補貴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 樂史外傳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生日于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十五載六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縊于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都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 按諸書皆云南海進荔枝蔡君謨荔枝譜云貴妃嗜涪州荔枝歲命驛馳東坡亦云天寶歲貢取之涪蓋當時南海與涪州並進也苕溪漁隱叢話此以謂雒陽取之嶺南長安來自巴蜀南海道里遼遠所記必誤書生寒儉之語可發一笑耳方輿紀勝妃子園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當時以馬遞馳載七日七夜至京人馬斃于路者甚衆

箋曰此詞爲蜀貢荔支而作謂仙遊久閟時薦未收自傷荒落不獲與矣方花果共薦寢園不勝園陵白露荊秋草木之悲也題云解題者觀朱櫻之續獻憲宗廟之再安收京詩云歸及薦櫻桃郎此意也大下三首櫽括張曲江荔支賦而作曲江謂南海荔支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以其產於殊方京華莫之知閩未之信左思賦與龍眼齊名而魏文帝引蒲桃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故其賦序曰物以不知為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士之與物何以異也今詩蕪戎一首言物之以不知而輕也賦曰亭十里兮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此非所謂青

楓隱映石透迤乎賦又曰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毎被銷於凡口窄獲知於貴躬非所謂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乎琴八一首言味之以無比而疑也賦曰受精氣於離震兮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既尉暨氣含滋備四時之氣非瓜李夏榮梨蕎寒成之可擬也賦又曰沉羨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祢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諸果雖枝蔓相同而荔支以遠方獨與圖將欲神體露不數甘橘而無比見疑牽連凡果不唯妄擬蒲萄卻月下同瓜李此可為嘆息也側生一首言遠不可驗終然承屈也賦曰腑下澤之汨迦恐櫓居之險蛾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處詩曰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下齋傷其作賤南裔不生禁近暨盤根攄本有思乎中竹菌桂而反被側生之詔如曲江所云也物之受屈如此雲釋作衣老死黯背傳不如殊方化果猶得称騰傳置以博翠眉之一笑士之無驗而承屈始有其焉公於曲江之賦倪伽竊嘆而終歸於釋悶者良有以也古人雖漫興小詩比物託諭必有從來注家不知大意剣棄字何往往鬬斷不通聊書其概如此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透迤、京中舊見無顏色、映作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

瀘戎方輿紀勝自瀘州城北於江而下七八里有杜園荔枝品格與他園爭勝又有列氏園距州城上流三十里荔枝連日品格最為蜀中蔬枝藍叙之品為上瀘州次之合州又次之瀘州以妃子傳名其實不如叙敘無顏色白樂天荔枝圖叙云若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

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唐書云南歲飛驛以進方濟而熟經宿輒敗紅顆酸甜曲江云彼果味之有五此甘酸之不一變大叙云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漿滋甘如醴酪言其甘也然若讀云今之嶺南州郡與夔梓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了美所食者夔梓間荔枝也故有紅顆酸甜之語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曲江賦云直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淩蒲萄以見擬亦古人之深失甘橘蒲萄猶不堪比擬況張騫木李之凡果乎公詩中明此意謂諸果不堪枝蔓而荔枝以遠生獨別其喫涎之狀甘滋之味不達於京華使人以凡果相題目士之孤遠違世不能自拔於流俗正此類也梅解云言荔支與上四果枝蔓無與特以生於遠方世遂賤之目爲此言者其將夫荔支等於凡果乎抑亦抑而下之以爲不應貴於凡果乎文義遂反至此極矣

側生野岸及江蒲作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駘背死、勞生重荊作人吉馬翠眉須。左太沖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支曲江賦全反其語故曰雲煙沃若孔翠於斷崖根所盤不高不卑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貴

此詩云側生野岸及江蒲正曲江所謂側生見疵也左氏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澤之蒲明矣而趙注以菰爲蒲或又引劉熙釋名以蒲爲蒲皆曲解可笑也

復愁十二首 [illegible]

人煙生處僻。一云處處 虎跡過新蹄。野鶻一作鶴又作鷺一作雉 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一作鴟 接翅歸。一作稀 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月生 李義府詩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逕。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一作縷 箭鏃。皁尾製一作掣 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

路難

□□何曾識干戈不肯依閑閑聽小子談話（一作笑）覓封侯

正憐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前（一作箭）好此物棄沙場

弩張 南越志龍川有營澗常有銅牙弩流出水皆以銀黃雕鏤取之者久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營也漢書材官蹶張如淳曰能蹶強弩張之

澀日黃間淡暖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一作覓一作推）榮華

翔麟 唐會要貞觀中骨利幹獻良馬百匹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奇之各爲製名名曰十驥九曰翔麟紫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皇城

江淮鶴曰唐自大寶之後輿地半爲盜區所賴江湖之地不失猶得藉以爲國故史有唐得江淮財賦中興之語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會要蘇氏記曰開元八年中書令張嘉貞奏曰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禄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鬭戰欲何須箋曰河北諸將歸順之後朝廷多故招聚安史餘黨名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雖名藩臣羈縻而已故聞其入朝喜而作詩首舉祿山以來武將叛亂之以關宣漢武勸勉之以爲孝子忠臣而末二章則舉邠淮汾陽以爲法張其忠愈深遠如此題曰歡喜口號實惆乎有餘悲矣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雜種 舊書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史思明本名窣干營州寧□州突厥雜種□人也

喧喧道路多歌一作好謳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一作晉作是乾坤王室正却交一作教江漢客魂銷

大曆二年正月淮南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三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來朝八月鳳翔等道節度使李抱玉入朝

不一作北道諸公無表來茫然一作茫茫庶事遣一作使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百萬廻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靜妖氛

氣聖壽宜過一萬春。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天與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駿馬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衮上言請却之不聽此詩稱頌聖哲實陰諷諭代宗當却諸道之進奉也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時入帝鄉。

澒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桉抱青丘苞茅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山東十道志有河北鎮山東唐制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削成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郭曰今山形上大下小峭峻也顏延年詩巘華因削成青丘寰宇記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齊景公有馬千駟畋于青丘此是也

東逾遼水北滹沲星象風雲喜一作氣共和紫氣關臨天

地濶黃金臺、貯俊賢多

遼水 水經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又 玄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陸縣入大遼水也 滹沲 寰宇記滹沲河源出代州繁畤縣東南孤阜山按酈善注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謂之危渡口 金臺 寰宇記今臺在易州易縣東南三十里燕昭王所造置千金于上以招賢士又有西金臺俗呼此爲東金臺又有小金臺在臺東南十五里即郭隗臺也王隱晉書曰段匹磾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二說不同水經注故安城側一水東出金臺陂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高十餘丈昭王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之于前子丹踵之於後故雕牆敗館尚傳鐫刻之名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

五陵 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英俊之域紱冕所興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雖老一作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皆書光弼輕騎入徐州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憚其威名相繼赴闕及其懼魚朝恩之譖不敢入朝人疑其有異志因此不得志愧恥成疾而薨公則以諸將入朝歸功臨淮以白頭赤心許之八哀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此公之直筆也中興戰功首推郭李並受制思元振讒構郭以居中自保李以在遠受疑亦有幸不幸耳此詩以李郭並稱良有深意史臣目論多所軒輊不亦陋乎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亂由安史功歸李郭以[illegible] 不如杜論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卷塞雲。北極晉作闕轉愁一作揮龍虎氣。西戎休縱犬羊羣。

鶴注舊史大曆二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進寇邠州十月靈州奏破吐蕃二
通鑑十月路嗣恭破吐蕃于靈州城下唐志蕭關在武州與靈州相近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晉作尚煙塵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開元二十九年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告哀仍請和上不許十二月吐蕃襲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玄宗憤之天寶七載以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攻而拔之

崆峒西極（一作北）過崑崙驢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盌最來多舊隨漢使千堆寶少答朝（一作部）王萬匹羅

勃律 酉陽雜俎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于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林甫贊成上意且云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擄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吹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惟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水猶峙如山隔冰見兵士死者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反冰忽消釋眾屍亦不復見 新書大勃律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贏距吐

番贊普牙 玉河 五代史于闐國南三千百里曰玉州云張騫所窮河東八百里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堅昆 寰宇記黠戛斯西北荒之國也本名結骨又名紇扢又謂之堅昆酉陽雜俎堅昆部落其上代有神與牸牛交而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亂也

箋曰按奘師西域記云贍部洲地有四主南象主西寶主北馬主東人主象主即印度國也人主中夏國也馬主突厥國也寶主□國也漢通三十六國其英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四萬餘里唐置八蕃亦云西至波斯吐蕃堅昆所謂西主者前古未開也公此詩云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碗最來多與東方寶主之說最爲符合宣律師云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寶主今云勃律天西則爲雪山之西可知又云地接西海偏悅異珍而輕禮重貨是爲□國今云□王非□國而何報答之禮以爲太羅爲重非輕禮重貨而何寶主之獨誠風土備寫於兩行之中考方志者可以無遺絕人區事出天外之疑矣天竺爲佛降集處則仁義聰明殷乎中土二域爲勝在巳烏云拂林忍毅方諸寶繒以別矣少陵之詩於□□雜種長驅北衛深慶析酸倚見乎詞此詩則日傳臨漢使小答□王慈發詩其內屬使以例序不忍以倫亂絕之亦春秋之法也

今春喜氣滿乾州南北東西共至尊大曆二年舊本三年謝

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

○洞房 [illegible]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一作潛］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龍池 唐樂志龍池樂玄宗所作也玄宗龍潛之時宅在隆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為池望氣者亦異焉玄宗正位以坊為宮池水逾大瀰漫數里為此樂以歌其祥也南部新書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東南之西對瀛洲門周環數頃水極深廣北際之渺然東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耗減 黃山 寰宇記漢黃山宮在興平縣西南三十里武帝西行至黃山宮即此也晉灼曰黃山宮名在槐里按漢武帝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作黃山宮之北蓋借茂陵以喻玄宗泰陵也

○宿昔 [illegible]

[illegible]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

落日（一作月）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花嬌（李翰林別集序：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

龍喜（明皇十七事：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宮出游宮垣下溝水中，蜿蜒奇狀，靡不瞻觀。鑾輿所在，龍一夕乘雲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

王母（漢武內傳：於是王母言語粗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帝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乃止。）

少兒（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陳掌妻。蕃以子夫之姊，譬貴妃之妹也。）

行樂（周仁傳：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一作以）物皆（一作初）春。政化平如水，皇恩（前作明）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能畫 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牛馬人形同日棄市

投壺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豎棊於掌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天笑 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笑 張華曰笑者開口流光

抵戲 文穎曰角抵者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

鬬雞

鬬雞初賜錦。舞馬既一作牀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一作曲長。仙遊終一閟。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黄。

鬬雞 東城父老傳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鬬雞是兆亂之象也時賈昌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銀之賜日至其家

舞馬 明皇雜錄上每賜宴酺則御勤政樓教坊為角觝戲鬬雞宮人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幃中擊雷鼓為破陣樂又令教舞馬四蹄各為左右分為部目為某家寵某家驕時塞外以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令衣以文綉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

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舞馬于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于榻上樂工數十人立於前後左右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年少而姿白美秀者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為妖而殺之

宮人

明皇雜錄玄宗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借看樓觀望夜闌太常樂府懸散樂畢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

驪山

南部新書驪山華淸宮毀廢已久今所存唯繚垣耳天寶所植松柏遍滿岩谷雖經兵寇而不被所伐朝元閣在山嶺之上最為嶄絕柱礎尚有存者山腹即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側有飲酒亭子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基猶存繚垣之內客齋三華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華淸宮居山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府伶官劇戲品類雜沓皆列於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漫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鸚鵡 禰衡賦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閑以雕籠剪其翅羽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疎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明皇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娘嘗於殿檻有鷹搏之而斃遂瘞於苑中[illegible]

呼爲劉秘監此詩亦詠開元舊事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愁思 明皇十七年糧□祀闕上欲遷幸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使美人善歌者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眷因使視樓下有少年善水調歌頭者使之登樓且歌上聞之潸然出涕顧侍者曰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李嶠眞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再攀 上皇至自蜀士庶舞抃路側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花萼 鄭綮傳信記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置花萼樓蓋與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上與諸王臍日不會聚杜云花萼罷登臨蓋是時明皇已厭世矣 朝燭 水經注始皇冢以人魚膏爲燈燭度其不滅者久之 賜金 北史隋獻皇后山陵送終賜楊素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 銀海 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國志曰始皇陵有銀鵞金鴈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吳越春秋闔閭葬於虎丘傾水銀爲池黃金珠玉爲鳧鴈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 羽林 玄宗用萬騎軍平韋庶人之難以登大位萬騎本隸左右羽林後改爲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一作軍）守，何如儉德臨。時徵俊乂入，莫竊（一作莫慮）凶鹵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困學紀聞明皇以後貢亂
故少陵以儉爲救時之砭

覆舟二首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
羈使空斜影，龍居一作宮閟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
徒聞斬蛟劒，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沉舟 張儀傳積羽沉舟
竹宮 漢武故事祭太乙令人登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
桂館 郊祀志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長安作飛廉桂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姹女 桓帝時童謠河間姹女工數錢

垂白 一云白首

垂白（一云白首）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久（一作夕）露清（一作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汎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無地（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王原叔本作無地，非）

江月

江月光於（一作如）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滅燭（一云燭滅）翠

肩頰

高樓 吳曾漫錄沈約咏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望月詩樓上徘徊月牕中愁殺人故杜云高樓愁殺人 錦字 別賦

織錦曲兮泣已盡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媿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𡈽鶴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夢弼曰故國謂長安也高堂謂杜陵居廬也□鶴指滁山也

○江漢 三句遠字承字雙承起興未緩少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踈(一作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迴鞭急(一作至)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負米力(皆作寒 一作夕)葵外讀書秋樹根卜鄰慚近舍訓子學(一作覺)誰(一作先)門

吾宗 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有歎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鬬。開蜀官軍白閣背還江東客未還。窮猿號雨雪。老馬怯一作望一作泣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冬深一云即日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一云淚影。寒水各依痕一云流。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不寐

瞿塘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和（一作知陳作多或作客）愁多（陳作疊疊）滿山谷桃源無處求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一作菊）發萬里共清輝

中宵（三四句壓白二字甚險須從過動二字得之）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綺疏 梁冀傳窗牖皆有綺疎青瑣注綺疎謂鏤爲綺文

遣愁

養拙蓬爲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神女館 寰宇記巫山盛弘之荊州記曰沿峽二十里有新崩灘至巫峽因山爲名也神女廟在峽之岸方輿勝覽在巫山縣西北一百五十步有陽雲臺

秋清

高秋蘇病 吳作肺 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畫扇（一云藏羽扇）久客掩荆扉（一作柴）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猶汗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飈脆殷檉曉夜稀何年減（一作滅）豺虎似有故園歸

白蔣（蜀都賦攢蔣叢蒲注蔣菰名也）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虵常見風飈虎或（一作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

尋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

摇落

摇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鵝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

耳聾

生年鶡冠子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鶡冠 劉向七略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號鶡冠子虞般佑高士傳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焉煖常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煖絕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一作清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燕玉 趙傁曰燕玉婦人也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宋人以燕多用燕玉實不知其何出歸大館曰燕玉正用玉田種玉事也按搜神記雍伯葬父母于無終山有人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在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故燕地也今爲玉田縣燕玉事出此無疑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月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白狗 水經注鄉口溪源出歸鄉縣東南數百里西北入縣逕狗峽西峽崖龕中石隱起有狗形形狀具足故以狗名峽廣雅細勝白狗峽在秭歸縣東二十里

遊遊

江濶浮高棟（一作楝）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嶲風雨暗荊蠻鴈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

銜蘆 淮南子鴈從風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避弋繳盛弘之荊州記鴈塞東南崩隔無際唯一處為下翔鴈違塞須裹度 失木 淮南子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

夜（一云秋夜客舍）

露下天高（一云空山）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一作國）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一作到）鴈無情步蟾（一作簷）倚杖看牛斗銀漢遥應接鳳城

步簷 趙傁曰當以步簷為正上林賦步欄周流善曰步欄步廊也楚詞曰曲屋步櫚注步櫚長砌也櫚古簷字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常吹千里風沙上草閣柳新闇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一作上）紅見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惡紛紛

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廻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平）（一作）峽過密作（舊作寒浮）渡

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鬬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月三首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指（一作想）照西秦

併照（一作點）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見裏（一作愁裏見）二十四起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

萬里瞿塘峽（一作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爽合風襟靜高當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

遲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舊作去仍廻蛟館如鳴杼樵舟竟伐枚清凉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晚晴

返一作晚照斜初徹一作澈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一作近飲峽雨落餘飛鳧鴈一作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一作久微微

夜雨

小雨夜復密廻風吹早秋野一作夜涼侵閉戶江滿帶維

升通籍恨（限作限）多病爲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
宣樓

更題

只顧腑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羣公蒼玉珮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爲淹此（一云此滯）
留

蒼玉（六典衍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珮一品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
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悅遲暮不敢廢詩篇

返照 [illegible]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晉作那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卻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晉作闊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

瀘水 水經注瀘峰故爲高秀水之左右馬步之徑纔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孟州

汜曰濟水所將有殺氣暑月甚不得故武侯以夏渡爲艱

朱李沉不冷彫胡皆作菰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褐一作衫服味空頻歘翕炎蒸景飄颻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爲爾一霑巾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一作滿秋原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

大刀樂府解題大刀頭者刀頭有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鏡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仄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一作清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寢半夜有行舟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光射潛虯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一作攬）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雨晴

雨時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一作）雨潤愧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一云掃）徑開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醱醅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劒收書動玉琴牛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星劒吳省漫錄越絕書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故曰星劒玉琴琴賦徽以荊山之玉

雲

龍似一作自一作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兎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西淸叢語塵匣二句乃用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挂鏡簾外自懸鉤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

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得（一作濕）搗香秔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

上馬迥休出看鷗坐不辭高（一作局）軒當灩澦潤色靜書帷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

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彫喪（一作衰亂）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

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閶闔白首壯心違

閶闔　水經注魏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閶闔門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逆一作折旋隨雲暫起柴荊色輕霑鳥獸羣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

孤山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傳呼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下雲汀（一作河）近雞棲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曙色分高峰寒（一作初）上日疊嶺宿霾雲（一作不收）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荊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覓巫山暮兼催宋玉悲甲子年譜通鑑大曆二年正月辛亥朔至十三日甲子諺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嶽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鶻無聲過饑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一作林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

雷

礎潤（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 江淹詩山雲潤柱礎）

晚

杖藜尋晚巷（一作巷晚）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一作委半）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起空（一作重）覺在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

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杜工部集卷之十五

三原縣孫枝蔚豹人氏
常熟縣毛扆斧季氏
同校